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

中国现当代 诗歌名作欣赏

谢冕 孙绍振
●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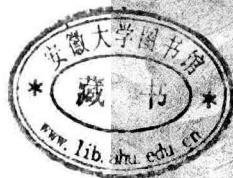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

中国现当代 诗歌名作欣赏

谢冕 孙绍振
◎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诗歌名作欣赏/谢冕,孙绍振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

ISBN 978-7-301-20789-5

I. ①中… II. ①谢…②孙… III. ①诗歌欣赏—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7644 号

书 名: 中国现当代诗歌名作欣赏

著作责任者: 谢 冕 孙绍振 等著

丛 书 策 划: 周雁翎

丛 书 主 持: 邹艳霞

责 任 编 辑: 唐知涵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0789-5/I · 2479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jyeb.org> <http://www.pup.cn>

电 子 信 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05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208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引领风尚 传承精粹

张仁健



1980年金秋十月，改革开放，大地重光。一份厚重的大型文学杂志，在其封面的居中，以遒劲的老宋方笔“名作欣赏”四字组成方正阳文大印赫然标示刊名，引人注目地拂浴着新时代的曙光，在娘子关内的三晋黄土高原上破土而出。

我，作为《名作欣赏》的创意动议者，后来，又由社办丛刊的责编转为正规期刊的主编、社长，对于承办的这个期刊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而且一枝独秀，引领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鉴赏、艺术审美热潮的勃兴，确实有点始料未及。

如今回顾，实话实说：《名作欣赏》的呱呱坠地，似乎并未感受到十月怀胎的艰辛与一朝分娩的阵痛。

2010年，我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同窗、终身挚友彭庆生教授为拙著《舞文杂辑》挥毫作序，开笔伊始即纵情回顾30年前《名作欣赏》创刊时的旧事。他说：“我翻开了《名作欣赏》最初的三期，那作者队伍中，有一批闻名遐迩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如萧军、施蛰存、李健吾、程千帆、王瑶、沈祖棻（遗作）、陈瘦竹、蒋和森、黄秋耘、吴奔星、吴小如、钱谷融、马茂元、刘逸生、周煦良、谢冕、陈逸飞、蔡若虹、柳鸣九、张英伦、吴熊和、丁景唐等。还有一些当时刚刚出道，后来成为名家的新秀，如袁良骏、张永鑫、吴功正、周溶泉、徐应佩、李如鸾、胡德培、金志仁、刘文忠、毛时安等。余亦何幸，得附骥尾。一份刚刚

问世而又远在娘子关内的期刊，竟能聚集起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用一句时髦话说，可谓是豪华的‘黄金组合’。”正因为当时的老、中、青几代文化精英情有独钟的深切眷顾，《名作欣赏》有如天赋不凡的宁馨儿，赢得了世人的喜爱。

《名作欣赏》创办三十余年，始终能结集一大批名家提供精湛之作，个中缘由何在？

1981年11月5日，《名作欣赏》诞生一周年后，刊物的三位编辑人员在山西省人民出版社两位领导的率领下来到北京新侨饭店，约请首都文艺界的六十多位领导同志（包括三位部级领导）、学界名流和中青年专家举行座谈，请与会者慧眼辨良莠，妙手洒雨露，促使这株新苗能以更茁壮的姿容、更旺盛的生命力成长于文苑刊林之中。与会者以满腔的真情挚意、高屋建瓴的审视卓见酬答了《名作欣赏》办刊人员的热切期望。从领导与专家的思辨性的睿智发言中，我们办刊人清晰地认识到这本刊物一经问世便以高格调的名作、高质量的析文、高雅的风貌引起轰动，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点：

其一，抓准先机，应时势所需，率先以文学名作这一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本来面目示于国人，率先恢复了文艺名作不可玷污、不可抹杀的瑰宝价值与历史地位。

其二，认准文艺的内在客观规律，顺应品评文艺作品的审美法则，率先摒弃“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批评的极左教条，旗帜鲜明地高标全人类早已认同的艺术欣赏、艺术审美的美学原理。

这就使在“文革”风暴中手捧“红宝书”、目染“样板戏”的一代知识青年耳目一新，惊喜不已地领略到人类数千年来凝聚美学理想，在并不完美的现实土壤上精心构筑起的真、善、美和谐交融的精神家园，从而如饥似渴地从这本刊物中吮吸着精神的乳液。

这就使一大批学养丰赡、早就长于此道而长期无用武之地的老专家与新秀们倍感振奋。他们不约而同地倾心支持这本刊物，将他们压在箱底或蕴于心田的精粹之作倾囊相授。于是，造就了《名作欣赏》面世以来，连续而不断档的名家新秀荟萃的“豪华黄金组合”的作者阵容。

天（时势提供的良机）、人（给力的作者、买账的读者）合一的巨大客观力量创造了《名作欣赏》一枝独秀，独领艺术审美鉴赏一代风骚

的奇迹。

《名作欣赏》亦属全国较早的社办期刊之一。创刊时隶属于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后隶属于北岳文艺出版社。书刊相兼的体制理应体现出书刊互补的优势。也就是说，在《名作欣赏》最为鼎盛的前十五年间其精华读本就应问世，把刊物多年积累下的精粹作品资源分类组合，结集出书。不无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办刊人员较少，仅可应付刊物的编校，无暇无力他顾，仅在1985年出版刊物的分类选本后，便畏难却步，鸣金收兵，未克坚定不移，持之以恒。迄至2001年初，我在山西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创新案例的重点发言时，作了如下一段表态：“办刊二十多年来，《名作欣赏》已在海内树立了品牌形象，已经积累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文学鉴赏方面的弥足珍贵的资源。参照精品图书多次重版覆盖的出版发行模式，利用社办期刊书刊相兼相辅的有利条件，发挥刊物的品牌优势，我们现已初步规划，打算从今年开始，陆续推出一批分类结集的‘《名作欣赏》精粹丛书’。”之后不久，我这个已延聘三四年的主编，便完全退居林下了。于是《名作欣赏》变刊为书、书刊互补的美梦又延搁十余年之久。

谁曾想到2010年创刊30周年的庆典之后，才由当今山西出版集团领导鼎力支持，期刊社领导精心谋划，十多位办刊人员齐心打造，历时两年多精细繁冗的工作，此套精华读本方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夏出版面世。北京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接纳了我这个不才学子，成为我的母校，并于上世纪80年代，以包容兼爱的胸怀深情眷顾《名作欣赏》，助刊物健劲成长。而今，又机缘巧合地成为“《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最佳出版方。北京大学与《名作欣赏》数十年的深厚情缘，既在往昔助我办刊，又在今朝遂我出书宿愿，怎不令我感奋良深！

从三十余年刊物资源的厚重而不免芜杂的积淀中，取精提纯、适度铢裁、合理加工，转化为一套分类结集、有序合成、规模甚大的系列丛书，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而是一件相当繁复的系统工程。别的不说，单就编选体例而言，此套“《名作欣赏》精华读本”，首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划分。然后，又将中国古代文学部分，按中国文学史惯用的朝代分期法，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个历史时期，并大体按名作的系年排序，最

后，还得按大致 21 万字篇幅增删入选之作结为一册书稿发排。如此这般，以历史时期为经、以文学名作为纬，以大体均衡的篇幅为容纳之限。从实际出发，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则不循此体例而另起炉灶，不按文学史分期，只按文学的主要体裁分类，各自结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三册，两大部分共六册。如此，需将三十余年三百余期、近两万篇文章单篇提出，按出书体例重新分类编排，然后，按质、量等诸多均衡因素综合审察，经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而最后的编校工作，也是不容轻忽的细活，只有缜密的编辑加工与精审的校对，方能不将错讹由刊入书。

现在看来，这套“《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选编体例是立足于刊物三十余年的实际，经过反复论证，从多种预案中审慎选定的一种较为切实可行，不拘泥于一格，完善大于缺失的方案。尽管编选方与出版方通力合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身心劳作，但是，办刊三十多年、出刊三百余期的名家名篇荟萃的名刊，编选为 300 万字容量的十二分册的精华本，纵使编选者慧眼如炬，也难免眼睁睁地面对“挂少漏多”的遗珠之憾。特别是，岁月无情，时不待人，原先钟情此刊、为刊物源源赐作的不少文坛耆宿、艺苑名流，有的业已作古，有的也已届挂笔的耄耋之年，他们在满载岁月沧桑的《名作欣赏》上留存的大作，当是足资传世或收藏的珍贵笔墨，首选入集，理所当然。深切寄望此套读本日后倘有修订重版之可能，不妨适度扩容，将更多候选的佳作，尽快送上时代列车，迅速传承于世。

也许，这并非是我得陇望蜀、一厢情愿的妄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先进文化全面深入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时代的曙光再次昭示当今《名作欣赏》的办刊同仁们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与时俱进，乘势而上，继续在办好刊物、提升品牌、引领风尚的同时，将刊物源源产出的精品佳作持续转化为图书产品，让刊、书互促互补，互利双赢，难道不是既可望又可即的吗？

（张仁健，《名作欣赏》创刊人之一，
退休前长期担任《名作欣赏》杂志社社长、主编）



品读名作 余香在口

赵学文



2010 年秋天,《名作欣赏》度过了它的 30 周年生日。

在座谈会上,前几任主编都说,30 年来,《名作欣赏》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文章,构建起了文学欣赏的理论框架,许多文章都因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如果能编辑出版《名作欣赏》名人名篇的精选本,从杂志到书,既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要求,又能对《名作欣赏》有个回顾总结。作为现任主编,我很赞成他们的看法,于是,从当年年底开始着手组织力量进行“《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策划和编辑工作。

我出生在 60 年代,曾是《名作欣赏》多年的忠实读者。从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的品读,再到众多学界名家的赏析品位,《名作欣赏》如一泓清泉沁入我们的心田,照亮了我们的读书行程,所受教益自然是融汇于血液里,渗透在学养中。1986 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任教语文,《名作欣赏》又成为我语文讲坛上撷英咀芳的丰富源泉。许多年后,我担任了《名作欣赏》的主编,面对这样一份曾经滋养过自己的刊物,我的这种惶恐几近僧人见到佛祖吧。

办刊几年来,作为刊物主编,我常常被读者对《名作欣赏》的厚爱所感动。2010 年《名作欣赏》举办 30 周年社庆,当我们寻找拥有 30 年全套《名作欣赏》杂志的读者的启事刊出后,一时间电话、来函充盈编辑部。30 年,对于个人来说可谓岁月漫漫,然而数百读者孜孜订阅读,精心呵护,细心收藏,这份执着令我们办刊人心生温暖,倍感骄傲。社

庆时，我们邀请了西安的杨德盛先生参加，杨先生至今仍一字不落地阅读每期《名作欣赏》，对历年来的好文章、好作者，如数家珍，令人感佩。在《名作欣赏》编刊，与学界同仁交流，许多人都说自己是读着《名作欣赏》成长起来的，特别是中老年学者，几乎无人不知《名作欣赏》。2012年，杂志社组织了一次“‘80后’作家小说派对”活动，黑龙江儿童文学作家黑鹤推却了很多事，千里迢迢赶往太原，只为了却一桩心愿，见见《名作欣赏》的编辑。她的母亲是《名作欣赏》的一位忠实读者，她在母亲的教导下长大，《名作欣赏》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与结实的黑鹤举起原浆汾酒一饮而尽，那种在《名作欣赏》工作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编辑“《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过程，对于我们，也是重新认识过去，从过去印迹的追寻中重识《名作欣赏》独特价值的过程。虽然今天已是出版过剩、阅读过剩的时代，书店里各种读物应有尽有，轻击键盘便可任意找到各种经典作品，但惟有作品品读的独有见解是随时的、个别的。30年的《名作欣赏》留给我们许多名字熠熠生辉的学界大家以名作推介和普及为已任的学人精神，更留下了他们舍弃八股学术文风的隽永的品读文字和言常人所未言的精辟见解。这些独特的品质，对《名作欣赏》的老读者来说，仍余香在口；对《名作欣赏》的新读者来说，无疑是欣赏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入门之径。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即将与读者见面了，令我们不能不遗憾的是，这个选本远远不能容纳《名作欣赏》曾经刊出的众多好文章。那些伟大的古今中外作家和闻名遐迩的当代作家、学者，因其思想艺术的贡献而会被我们铭记。我们也感谢把半生精力倾注在《名作欣赏》杂志的首任主编张仁健先生、第二任主编解正德先生、第三任主编原琳先生继往开来，成绩为人称道。胡晓青先生老骥伏枥，在丛书编辑过程中超负荷工作，个中滋味是不亲历其事者难以想象的。我的挚友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雁翎博士对该选题的热情和他身上的北大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令我敬佩。出版精品图书需要的是慢功夫，在历时两年之后，编辑人、出版人付出了很多努力，该丛书终于付梓，辛苦地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后的释然，对所有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的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宽慰。

谨为序。

（赵学文，《名作欣赏》杂志社现任社长、总编）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 出版说明



一、《名作欣赏》自 1980 年创刊以来，至 2012 年已逾三十余年。1980 年至 2002 年为双月刊，2003 年至 2004 年为月刊，2005 年改为半月刊，2006 年至今为旬刊。创刊以来，承蒙各位作者厚爱，源源不断地赐稿，既满足了广大读者阅读期望，《名作欣赏》也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期刊。在此，杂志全体工作人员向全体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向广大读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二、至 2012 年，《名作欣赏》已创刊三百余期。三十多年来，《名作欣赏》曾经发表过许多著名学者、文化界名人的优秀的欣赏文章。这些文章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了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丰富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范围，构建了广大读者的欣赏体系，扩大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甚至推动了欣赏学的建立。三十多年过去，许多当年的老作者已经远去，许多当年的壮年作者正在老去，许多当年的年轻作者已经学有所成，知名于学术界、文化界，还有许多当年更年轻的莘莘学子则成为当代学术界、文化界的新秀。创刊 30 周年之际，《名作欣赏》编辑部从所发表过的文章中编选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优秀欣赏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为“《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也以此怀念逝去的老朋友，并祝福仍在辛勤耕耘于文化田野上的朋友。

三、考虑到现代社会的阅读需求，也依据《名作欣赏》发表文章的



内容类型，“《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分为十二种，分别为：《先秦文学名作欣赏》、《两汉文学名作欣赏》、《魏晋南北朝文学名作欣赏》、《隋唐五代文学名作欣赏》、《宋元文学名作欣赏》、《明清文学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散文戏剧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诗歌名作欣赏》、《外国小说名作欣赏》、《外国散文戏剧名作欣赏》、《外国诗歌名作欣赏》。参考了中国文学史的脉络体系，也参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中以文学体裁划分文学作品的方法，这样既可方便读者阅读，也使图书脉络线索明晰。

四、“《名作欣赏》精华读本”所选收文章，主要标准是：被欣赏文章为公认的名篇；欣赏文章的作者为学术界、文化界知名人士；欣赏文章为言之成理的新观点、在某一学术领域上的新贡献或在文学欣赏理论上的新创建；文章发表之后得到广泛好评的。所谓：名篇，名人，名文。这样更有利于读者阅读、参考和吸收。当然，这些标准并不需要绝对符合，只是选文时的重要参考。

五、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收文章时还更多地选入了欣赏与被欣赏结合紧密的文章，对于纯理论性的研究文章，则忍痛割爱，选得较少。也尽量多选篇幅较短的好文章。希望在字数有限的容量中，能够涉及更多的名作，涵括更多的作者，展示更多的文章风貌，以便提供给读者更多的信息。

六、每种图书目录的编排，中国古代文学部分，基本上按照文学现象发生发展历史时期的先后排序；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中，则大致按文章发表先后排序，如有同一作家或同一作品的欣赏文章，则将这些欣赏文章排在一起，以便阅读。如《先秦文学名作欣赏》的排序，依次为有关《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历史著作的欣赏文章。

七、本册为《中国现当代诗歌名作欣赏》，选收欣赏文章 28 篇，涉及现当代影响较大的诗人和诗作名篇，尽可能地包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种看法和观点，以提供更多的信息。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编委会

目 录

- 1 | 吴奔星 | 应是游子拳拳意 并非浪子靡靡音
读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 7 | 周良沛 | 新诗一束品赏
- 22 | 孙玉石 | 朦胧、低沉、深情的《雨巷》
- 29 | 叶 櫓 | 人生三味
戴望舒的三首诗欣赏
- 35 | 杨 朴 | 愁怨情结的多重象征
《雨巷》意象的映衬性解读
- 46 | 费 勇 | 灵光一闪中的失落感
徐志摩《偶然》赏析
- 52 | 何希凡 | 妙在爱与非爱之间
从《沙扬娜拉》看徐志摩的诗艺启示
- 58 | 张桃洲 | 存在之思：非永恒性及其魅力
从整体上读解冯至的《十四行集》
- 73 | 叶 櫓 | 给人以温馨和希望的诗篇
艾青三首诗比较赏析
- 79 | 江锡铨 | 秋天的梦幻曲（汉园三重奏·第一乐章）
何其芳《关山月》、李广田《秋的味》、卞之琳《入梦》赏析
- 85 | 唐鸿棣 | 风骚一曲多寄托 十分沉实见精神
《死水》的寄托艺术
- 91 | 唐晓渡 | 欲望的花朵
穆旦的《春》

- 98 | 高少锋 | 我的诗是由我的诗解释的
“九叶”诗四首解读
- 113 | 葛桂录 | 诗人自己的生命写照
读朱湘的十四行诗《Dante》
- 122 | 罗振亚 | 禅趣盎然的诗意探寻
从废名的四首小诗谈起
- 130 | 陈仲义 | 从幻象到微型结构
顾城四首诗导读
- 140 | 杨剑龙 | 一份发自肺腑的爱情宣言
读舒婷的《致橡树》
- 145 | 孙绍振 | 从橡树到神女峰
- 153 | 霍俊明 | 在寒冷的雪中让内心和时代发声
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欣赏
- 158 | 崔卫平 | 真理的祭献
读海子《黑夜的献诗》
- 168 | 谢冕 | 用纯真的心感受那朴素的风景
重读《东阳江》
- 171 | 洛夫 | 解读一首叙事诗
《苍蝇》
- 178 | 李元洛 | 海外游子的恋歌
读余光中《乡愁》与《乡愁四韵》
- 184 | 李元洛 | 唱给西湖的情歌
读香港诗人黄河浪的西湖诗
- 191 | 陈仲义 | 镶嵌：取消“踪迹”和“替补”本文
台湾后现代诗勘探之一
- 197 | 钱虹 | 多情缠绵的爱情小夜曲
读三位台湾女诗人的抒情小诗
- 205 | 古继堂 | 画龙点睛 水到渠成
台湾短诗鉴赏
- 212 | 陈仲义 | 谐拟：模仿中反讽戏耍
台湾后现代诗勘探之二



应是游子拳拳意 并非浪子靡靡音

读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 吴奔星



作者介绍

吴奔星（1913—2004），诗人、学者、教授，湖南安化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一二·九”运动；他先后在桂林师范学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7—1948）、武汉大学（1951—1952）、南京师范学院（1955—1958）等任研究员、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徐州师范学院任教，1982年获平反，重返南京师范大学任教。



推荐词

《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诗，众所周知，曾被著名语言音韵学家赵元任配谱，广泛演唱，名噪海外。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刘半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充分肯定，加以“左”倾思潮的影响，误以为其是黄色歌曲，属于靡靡之音，以致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提到它。



刘半农(1891—1934)，名复，原名寿彭，字半侬，后改半农，江苏江阴人。1916年前后在上海工作，与“鸳鸯蝴蝶派”作家往还，著译都用文言，笔名半侬。1916年后，应聘北京大学。1917年胡适、陈独秀发起文学革命，他跳出“鸳蝶派”，很打了几次大仗。最著名的一次战役，是1918年3月，他与钱玄同串演了一出双簧：钱玄同化名复古派文人“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一封信，向提倡新文学的人大兴问罪之师。刘半农代表《新青年》编辑部，对“王敬轩”的来信，一一驳斥。这出“引蛇出洞”的双簧戏，传为新文学史上的佳话。但刘半农因为没有留过学，在北京大学和新文学阵营都受到欧美派文人的奚落。一气之下，于1920年1月赴英、法留学，1925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等院校教授，卓有成就。1934年6月，他率领一批助手到内蒙古调查方言，返回北平途中，在张家口得了回归热，7月14日不幸在北平逝世，终年仅44岁。

刘半农短促的一生，走过了从才子到战士、从诗人到学者的历程。他在“五四”前后是边战斗边写作的。反对旧文学他是战士，提倡新文学他是诗人。“五四”前夕提倡新文学是从反对文言文、旧体诗（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提倡白话诗入手的。刘半农创作白话诗，既有理论，也有实践。他是以新的诗歌理论指导新的诗歌实践的。他与胡适都有一套诗歌理论。胡适侧重于形式方面的破坏，主张打破五、七言律绝的格式，废除平仄、对仗严格的诗韵，不用典故，等等。刘半农虽然也主张破坏旧韵，但主张建设新韵，讲究音节；他也反对旧体诗的体裁，但主张多作尝试，增多诗体（详见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至于诗的音节，因为他是音韵学家，就更为重视。他在《扬鞭集·自序》里说：“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九年（1920年——引者）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他在理论上同胡适相比，最值得称道的是主张诗的精神在于求真（参看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这种求真精神，透露了初期白话诗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刘半农在1917年至1919年搜集了李大钊、鲁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沈尹默等八位诗人的二十六首诗稿，编为《初期白话诗稿》，于1933年初由北平星云堂影印出版。这部

诗稿体现并印证了刘半农早期的新诗理论：内容上求真，形式上多式多样，重视节奏。

刘半农自己的白话诗，收入 1926 年出版的《扬鞭集》：上卷收 1917—1920 年的诗歌；中卷收 1921—1925 年诗歌；下卷为译诗，并未出版。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用方言写的民歌体诗《瓦釜集》。

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白话诗的问世是从 1918 年 1 月《新青年》第四卷一期开始的。这一期发了胡适、沈尹默和刘半农的白话诗九首。刘半农有两首：《相隔一层纸》和《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相隔一层纸》写于 1917 年 10 月，是他的较早的一首白话诗：

屋子里拢着炉火，
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它烤坏了我”。

崖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
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及外与及里，
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从内容上看，揭露了阶级悬殊，令人联想到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押韵上，前一半押的韵属于合口呼，后一半押的是齐齿呼，表明诗人是一个音韵学家。内容上虽没有新的东西，毕竟是有思想性的，在形式上也的确打破了旧体诗——五七言律绝的格律。但在押韵上由合口到齐齿未免做作，不够自然。他的另一首诗《一个小农家的暮》，曾被人称为名作，并选入旧社会的语文教材。在意境上表现了农民的辛勤与和睦，在节奏上以口语取胜，比《相隔一层纸》要自然得多。另一首《三弦》写得更为含蓄，也曾为人所称道。还有其他的一些诗，如《我们俩》、《巴黎的秋夜》、《卖乐谱》、《尽管是……》、《别再说……》等，也都写得生动活泼，较有诗意。还有一首较长的抒情诗《敲冰》，表现了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与信心，只是写得直露，缺少诗意。

至于《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诗，众所周知，曾被著名语言音韵学家赵元任配谱，广泛演唱，名噪海外。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刘半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充分肯定，加以“左”倾思潮的影响，误以为其是黄色歌曲，属于靡靡之音，以致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提到它。其实，《教我如何不想她》即使作为一首抒发爱情的抒情诗看，也并非引人邪思的海淫之作。诗是1920年8月6日在伦敦写的，是用比兴手法，写远离祖国的游子的情怀，像郭沫若的《炉中煤》一样，表现出眷念祖国的情绪。那时，正当“五四”运动一年之后，列强对于中国虎视眈眈。青年学生，尤其是海外的留学生，特别关注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诗人把自己和祖国的关系，比作恋爱关系；把自己怀念祖国的心情，比作怀念爱人的心情，以“想她”之心“想家”，以“想她”之心“想国”，并非矫揉造作，而是感情的自然流露。

刘半农在国内写的白话诗，特别是用江阴方言写的民歌体诗，还留有传统民歌的影响，在构思、技巧和语言上残余着旧体诗的痕迹。这是初期白话诗的通病。刘半农也未能例外。胡适在汪静之的《蕙的风·序》中说：“当我们在五、六年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大部分只是一些古乐府式的白话诗，一些击壤式的白话诗，一些词曲式的白话诗——不能算是真正的新诗。”当时的新诗其所以存在“古乐府式”、“击壤式”和“词曲式”的毛病，乃是由于理论上呐喊“文体革命”，实践上却很难摆脱旧的文体的束缚，表明新诗的先驱者们的战斗历程是曲折、艰难的。但是，刘半农在英法留学时期写的新诗，在构思和技巧上却基本上摆脱了胡适所说的“三式”的毛病。比如这首《教我如何不想她》，尽管运用了传统歌谣的复迭手法，但与胡适说的“三式”还是不同的。他在构思技巧上虽继承了传统的反复与比兴手法，但在语言运用上却是生动活泼的，在意境上是新鲜别致的，使读者或听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且余意不尽、余韵悠然。加以赵元任先生为它作的曲谱，着重在抒写相思之情，委婉曲折，更使听众感到沁人心脾，经久难忘。从诗的联想力与暗示性看，诗人多少接受了一点西方象征派诗歌的影响。诗人去欧洲留学的20年代初期，正是象征主义思潮风行草偃的时期。法国的象征派诗人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说过：“作诗只能说到七分，其余三